

佛教在台灣的傳承

——台灣佛教美術史（十五）

/ 陳清香

第十五章 臺灣佛寺的法器--以鐘鼓為例

就佛教美術史的表現形式而言，除了繪畫、雕塑、建築之外，工藝美術也屬於重要的一環，工藝美術除了表現在佛寺建築裝飾如木雕、石雕、剪黏、交趾陶之外，最顯著的工藝實物，便是佛寺中的法器與供具。

所謂法器，包括鐘、鼓、木魚、磬以及其他引磬、吊鈴等。所謂供具，包括香爐、燈具、花器、供盤、供桌等等。

在佛門每日課誦禮佛的儀式中，無論是香讚、真言咒語、經文偈誦、懺悔文、發願文等，其最基本的法器，為木魚、引磬、大磬、吊鐘、鐘、鼓等。這些法器雖然固定，卻仍具時代的特色。

其中木魚是以上好木料為材質，刻成魚鼓形，加上魚鱗魚尾文飾，髹上紅漆。刻工考究，一體成形，上有「玉麟工」字樣，此商號自日治時代沿用至今。木魚僅有大小之別，外型及凹凸刻文不變。木魚的敲擊聲，清脆響亮，容易啟發行者思慮的集中。最初以魚的形狀作敲擊器，是取魚悠游水中，終夜不閉眼之習，行者修道，亦應習其精勤不懈怠的精神。

至於銅磬，以銅鑄造，是口作圓輪的深鉢形容器，以木棍擊之，發出清越響聲，餘音繞樑，猶若龍吟。

佛寺中大多數的磬，是沒有銘文的，但臺北法華寺的大磬，卻很稀有的留下昭和十一年年款，住持與 83 位功德主的姓名。

臺灣佛寺傳承福建臨濟宗的法脈，禪寺大殿均懸掛有鐘與鼓，以為每日課誦時，敲鐘擊鼓。一般而言，鑄鐘是立寺的一件大事，最初大殿落成時，必懸掛大鐘與大鼓。隨著時代的推移，立寺後數十年間，殿宇建物，必再整修，而每次翻修或重建時，也必重新懸掛新的鐘與鼓。且將重建佛寺鑄鐘的因緣，鑄鑄在鐘上，鐘上的銘文，必有年款、出資的功德主、以及立寺的宗風。

佛寺一年的行事，或每日的早晚課頌之中，除了木魚銅磬聲外，更需要敲鐘與擊鼓。所謂「暮鼓晨鐘」，意指夜間晚課之後，接近安單休息之時，先擊鼓

再敲鐘，即所謂「暮鼓」。而每日晨朝約三四點時，必有值事僧人起身敲鐘，再擊鼓，每敲一下鐘，必大聲朗誦敲鐘偈，此謂之「晨鐘」。細細聆聽，悠揚的鐘聲與曼妙的偈誦語，再配合間歇的咚咚鼓聲，發人深省，可以入道。而年中每次重要祝聖禮懺法會時，也必敲鐘與擊鼓。

一般而言，鐘的造形，比較多樣化，且往往鑄有銘文，有年款。可以肯定製作的時間。而鼓就無法找到銘文，鼓的形狀也比較固定化，材料多屬以木圈成筒狀，前後再以牛皮蒙貼在筒口上，再以銅條栓上，上再加銅釘釘上，使整個筒前後密封，即成為完整的鼓。

多數的鼓均為懸鼓，且體積不大，鼓表面上很少有字，若有印上黑字，如「响仁和」或「响仁和鼓廠」者，則是位於新莊製作鼓的商號名稱。亦有些鼓不作懸掛者，而是置於鼓架之上，鼓架或高或低。臺北市西寧路上的法華寺，日治時代屬於日蓮宗，正殿內尚遺有一些日式法器與供具，其中一具由一圓木去心所製的鼓，鼓面直徑 72 公分，寬度 80 公分，置於矮架上，兩根打擊木棍置於鼓上的銅環上，鼓上有銘文，一側曰：

祈家運榮昌法華寺

岡田榮源代

另一側則曰：

台北市南門町

納主原田 實

同 ひろ

同 繁

皇紀二千五百九十四年五月吉辰

按，日蓮宗法華寺創立於明治二十九年(1896)，由岡田榮源擔任住持，是故鼓上遺有住持姓名與捐獻人家姓名的銘文。

鼓既成筒狀，且是木製，若是體積大，則多數是由一片片上好木料削刮合併而成。但艋舺龍山寺的鼓樓下方鼓架上，卻放置了一件十分碩大的鼓。此鼓鼓皮直徑 150 公分，鼓的厚度 150 公分，整個筒狀鼓身由一塊巨大的實心柳木，鋸去頭尾，削鉋成圓筒狀，再挖鑿中間成為空心，以細鐵釘成排的釘上鼓面，鼓身再髹紅漆，就成為臺灣佛寺中最大

的古鼓。此鼓每年除夕由僧人擊鼓二十分鐘，足以震聾啟聵，發人深省。

龍山寺的鼓樓上端尚懸掛了一座鼓，此鼓體積略小於下方者，而鼓身由二十餘片木片拼合而成，中心鼓身最寬處，以鐵鍊懸掛，兩端接近鼓面處略斂，整體狀若酒桶。此鼓較古樸，製作的時間，推測有可能和鐘樓內的鐘同時，而鐘的銘文顯示是同治四年，即 1865 年。

在木魚、銅磬、鼓與鐘等四大法器中，惟有鐘在造形上有諸多變化，不但自銘文可讀出製作的年款，自外觀也可欣賞到時代的式樣特徵，是惟一能建立風格流變系譜的法器。

臺灣現存最古的佛寺梵鐘為懸掛在台南開元寺大雄寶殿上的梵鐘，有「康熙乙亥年孟春鑄造」的年款銘文。相當於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正月。其次，為臺南法華寺康熙癸巳年銘鐘，鑄造於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。再者，為臺南彌陀寺咸豐八年銘鐘、鹿港龍山寺咸豐九年銘鐘、臺南竹溪寺光緒元年銘鐘等。其銘文與外形，均各具不同的時代特色。

以下以艋舺龍山寺鐘樓內的銅鐘，高約 170 公分，龍山寺同治四年銘鐘為例，以見清代銅鐘的風格。

懸掛在艋最大直徑約 110 公分，此鐘頂上銅鈕拴住，銅鐘肩部有大型的浮刻字，銘曰：「淡水艋舺龍山寺觀音佛祖」。

肩部以下以浮刻的直線分成上下兩層，上層四方直行刻曰：「皇圖鞏固，帝道遐昌，佛日增輝，法輪常轉。」

下層四方直行刻曰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為心造。」

上層與下層中間橫隔部分刻有年款，曰：「同治四年拾壹月吉日建，寧邑扒沙巷 單順得廠造。」

上下層直行文字中間刻有無數的功德主的名字與捐獻金額，包括北郊金萬利等船戶商號十二名、北郊押客何長潤等五十九名，以及監生、貢生、職員、董事、鎮邑等九人。（其名字與捐獻金額作略）

整體而言，此鐘造型古樸，自肩部以下向外直線至鐘的外緣不作荷葉邊起翹，但是鐘口的部分是波浪起伏的造形，在樸質典雅中稍具變化性，鐘的下端波浪起伏的口緣部位製造了八卦的圖形。

此鐘造型碩大，刻製銘文字跡顯著，反映了同治年間北郊郊商為艋舺龍山寺重建的經費，踴躍捐輸的史蹟，代表同治年間艋舺龍山寺已然是北台灣觀音信仰的中心。

按，同治三、四年間，臺灣的軍糈民食都仰賴各紳商協力招運，地方藉以安定。因海舶往返屢經重洋，為求航行平安，總是祈禱觀音保佑，才得風順瀾

恬，各郊商有感菩薩靈驗而紛紛捐獻。當時撫閩使者徐宗幹向龍山寺獻匾，一題曰：「救援饑溺」，另一題曰：「泛舟利濟」。新艋泉郊也獻匾，一曰：「水德揚靈」、一曰：「天下文明」、一曰：「萬古精忠」。泉郊金晉順與北郊金萬利合獻的「情殷桑梓」匾等，均懸掛在龍山寺後殿內。因此北郊商船、貢生、監生、職員、董事、鎮邑的集體捐獻鑄鐘，也就必然的了。

到了日治時代，傳入臺灣八宗十二派日式佛教，每一教派均有立寺，寺中大殿必置鐘，鐘的外形不同於傳自閩南的臺式鐘，茲僅舉「臺灣新高野山弘法寺」大正九年銘銅鐘，以概其餘。

弘法寺銅鐘含鈕高 171 公分，自鐘中心頂至口沿垂直距離為 132 公分，直徑 90 公分。銅質，重達 1.6 噸，鑄造於日治大正九年（1920），現懸掛於台北市成都路天后宮鐘樓。

全鐘呈圓頂直線平口的北式鐘，頂部為鐘鈕，上端為半圓球型，前後以凸線分隔成四方匡，每匡內各有突出的乳丁文五排，每排五隻，加上間隔線內的二隻，故共計 108 隻。

中段圓筒形分成四方匡，正前方鑄有浮雕八個大字，題曰：「南無大師遍照金剛」。八個大字的下方，有 22 花瓣的圓形蓮花花托，是為撞鐘的中心。左方為方匡浮雕陽刻銘文，文曰：

殷殷福慶 龍華結緣
煌煌惠日 曠劫麗天
南瀛開霧 皇化維鮮
群生同揆 解脫永宣
于時大正庚申仲夏
真言宗長者
大僧正 密雄誌

刻文題字，正楷書寫，字體工整秀麗，推測是密雄大僧正的親筆書蹟。此方匡的左方，另一段銘文，為陰刻細文，曰：「弘法寺第一世 苾芻祐全」。其左方同樣以陰刻線文曰：「弘法寺信徒惣帶， 岡田敬五郎……………」（以下七位姓名作略）

此匡列出了開山住持和尚法號與信徒八人之姓名。其左方為浮雕陽刻九個大字，題曰：「臺灣新高野山弘法寺」。此九個大字正與「南無大師遍照金剛」八個字前後對應，其下方亦有二十二花瓣的圓形蓮花花托，亦為撞鐘的中心。其左方匡同樣以陰刻小字銘文曰：「弘法寺世話錄， 永井德照……………」（以下十二位姓名作略）

而此世話錄，意即 13 位援助鑄鐘的功德主，從名字上看，可知全是日本人。但此匡最左端，卻有兩行陽刻的大字銘文，文曰：「京都市 高橋六治郎鑄」。此匡左方又一框文，以陽刻楷書題曰：

臺灣弘法寺信徒詠歌講員

五十餘名 自去大正六年每
歲春秋 彼岸及盂蘭盆并寒
中修行 積其功以其所得之
淨財數千金 鑄造梵鐘一口
永成同寺什寶焉 銘曰:
霜鐘一口 破此長眠
音響微妙 振驚大千
累功積德 高嶽深淵

此銘文點出了鑄鐘的原始因緣，是弘法寺的信徒詠歌講員五十餘人，從大正六年(1917)以來，每年在七月的盂蘭盆會及寒冬修行時，將所積得淨財，捐獻出來，而鑄出此梵鐘，實意義非凡。

鐘的下端，接近平口處，以前後圓形蓮花的撞鐘中心點為基準，再加上左右兩個方框交接處，形成四焦點。此四焦點的下方，分別有四組浮雕，是以四隻動物表現出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等四靈。造形生動，寓意陰陽家思想，又添文飾之美。四靈分向四方，作飛躍奔騰狀，也有轉法輪意。四靈間隔處，有浮雕蔓藤式的捲草文飾，在簡樸無華的外形中，增添些許典雅的氣質。

按，今日位於台北市成都路的天后宮原址，在日治時代為「臺灣新高野山弘法寺」寺址，該寺創立於明治三十一年(1898)十月十五日，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起建築寺院，而寺宇落成於明治四十三年。供奉弘法大師空海為主尊，以小山祐全大和尚為開山祖師，至昭和年間，住持為藤生祐俊，為臺灣北部最具代表性的真言宗道場。

自鐘上的銘文，可解讀出下列幾點：

1. 由「真言宗長者大僧正 密雄」屬名落款，表示慎重。「南無大師遍照金剛」代表修持大日如來的法門。
2. 鑄鐘的年代為大正庚申仲夏，即大正九年(1920)，鑄鐘的功德主，是詠歌講員五十幾人，在盂蘭盆會或寒冬修行時，捐款鑄造的。此代表真言宗在台弘法，已是頗具規模。
3. 銘文中所列「弘法寺第一世苾芻祐全」字樣，推測即為其開山和尚小山祐全。
4. 臺灣新高野山弘法寺是日本真言宗的道場，護持的信眾幾全屬日本人，從銘文中「弘法寺信徒惣帶」及「弘法寺世話錄」所列人名，即可得知。
5. 鐘的鑄造所在日本京都，鑄造匠師高橋六治郎，銘文反映了對匠師的尊重。
6. 鐘的外型是日式樣，不同於清代在台式樣。鐘的文飾，可溯自中國漢代陰陽家思想，與唐代來自西域的忍冬捲草文。

7. 鑄鐘的宗旨，在於修行、警世、破迷啓悟，因而銘文末句曰：「霜鐘一口，破此長眠。音響微妙，振驚大千。累功積德，高嶽深淵。」

台灣清代最早銅鐘造型風格是繼承傳統宋式風格，肩部以下直線斜斜垂下，直至鐘口，鐘口雖作波浪起伏型，但不外張。鐘面僅有銘文，而無圖像。但是到了清代中晚期以下，宮廟掛鐘的造型，或許受到泉州閩南地方的影響，不但鐘口外緣，形成荷葉邊，鐘身更刻起各式戲劇人物圖像，騎馬揮劍，一來一往，動感十足，充滿戲劇張力。至於由日本本土傳入的梵鐘造型，則又回歸傳統宋式風格，外緣直線，鐘面無人物圖像，鐘口線條內斂，平面無波浪起伏。